

外语语言博士论丛

本书由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省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和“211工程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2038）

KAFKA
AND CHINESE NOVELS
IN THE LATER 20th CENTURY

FRANZ KAFKA



卡夫卡 与 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张
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语语言博士论丛

卡夫卡与 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Kafka and Chinese Novels in the Later 20th Century

张 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与 20 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 张莉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161-0856-7

I. ①卡… II. ①张… III. ①卡夫卡, F. (1883~
1924)—文学研究②小说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I521.065②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4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高 婷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张莉在 2002 年考入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她原是外文系教师，专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中文系和外文系的研究范畴、研究路子不一样，但是她的一份“文学评论写作”试卷完成得很好。要求是写一篇评论文章，我历来看重考生的评论写作能力，成为是否录取的关键。张莉的文章语言流畅、观念灵活、不落俗套，她作为来自外文系的考生令我很感惊喜。

那时我正承担国家社科项目《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前后有六年时间我指导的博士论文也以当代中外文学比较为选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尽管在最近 30 年来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大体来说只是研究中国文学一方，而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受到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不同。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必然是比较文学的。如果不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眼光，就没法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看透。正如比较文学教授王向远所说：“当代比较文学史也必然是中国文学史的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与范伯群教授曾合作有《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在朋友们的关注下，我经过几年的思考准备、筹划，终于将当代中外文学比较课题列入我的研究领域，指导思想、整体规划和具体

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论纲基本了然于心。而且一下打开了博士论文选题的思路。在原先的观念下，缺乏精彩的博士论文选题已经成为本专业研究生指导的困惑，一些选题被好多人不断轮番操作，在大同小异的选题和思维框架中说一些大同小异的话。而在当代中外文学比较的思路下，有许多重要的新课题需要深入探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福克纳、劳伦斯、昆德拉、贝克特、布莱希特、梅耶荷特，西方现代文学、文化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复杂关系，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课题，每一选题都应成为深入探讨的学术专著。

张莉专修英语语言文学，她自有进入中外文学比较的优势。但是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写作和西方语言训练是两种不同的要求与路数，专治外国语言的学者往往中文表达是弱项。从中国文学研究的写作角度看外语语言文学的论文，总觉得格涩干枯不流畅。熟悉西方语言与流畅的中文表达，都需要专业训练和天赋，两者常不能兼得。所以我尽管欢迎外语系研究生以自己的知识优势转投中国文学研究，也常为他们的中文写作担心。张莉却不然。她的中文语言表达总是相当流畅灵动。她有中文语言表达的天赋，她有灵气。她对中文语言的敏感，使她的语言总是丰满清新而不落俗套。她不需刻意寻章摘句，刻意镶嵌些外来语言组织别扭文句；她也没有汉语训练的规整刻板味，没有中文系出身那套论文写作的八股腔。当然关于卡夫卡的解读，前人已有不少，但是张莉不搞东摘西抄，她把自己理解和感觉透了的深邃用自己的语言表述透彻。

关键是张莉把卡夫卡理解和感觉透了。关于“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的20多个选题在我的论纲中早已成熟，每届博士生入学我就让其自己选择。张莉一下就认定“卡夫卡与当代小说”。我明白这个课题有相当难度。对于习惯于中国文学的正统教育和外语规范训练的人来说，卡夫卡的世界与他们是隔膜的。有不少文章是用现实主义的思路去解读现代主义，以现

代主义的一般理论去解释卡夫卡小说的表层意义，这些文章一读就知没有真正理解卡夫卡，只是东拼西凑他人的话语。张莉接受了这个选题，很快就进入卡夫卡话题。有整整一年，她读书、思考、谈话都离不开卡夫卡，据说晚上常和她那位搞建筑设计的先生张博士对谈卡夫卡。有一段时间，她已经完全进入了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一讲起卡夫卡她就兴致勃勃、娓娓而谈，反而使我担心她会不会进去了出不来。学术和艺术一样，都需要心灵投入，只有心灵的投入才能进入对方的心灵。像卡夫卡那样思想在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作家，有自己独特的哲学和心灵的世界，他以自己独特的的心灵感受人生、阐释生活，任何俗套的理论都只能做出一些皮相的、人云亦云的隔靴搔痒。

张莉的思维，她的文学观念灵活，不落俗套。她对卡夫卡作品的解读，对卡夫卡精神世界的感悟，对卡夫卡心灵的进入和揭示，是她自己心灵感觉到的。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先入为主地接受中文系那套宏大而无用的“文学理论”，所以她没有陈旧僵硬的理论束缚。她的心灵是自由鲜活的，她能够感觉到卡夫卡，能够畅通地走近卡夫卡去思考。她在博士论文中探究卡夫卡“举重若轻”、“以实写虚”的叙事悖谬美学，剖析卡夫卡“梦幻的真实”、“心灵的真实”，提炼卡夫卡的“荒诞意识”、“恐惧意识”、“孤独意识”、“罪责意识”，这些都来自她心灵的感悟和理解。这使张莉的这篇长篇论文充满灵气，生气灌注，富有思考的感觉和智慧——这是文学研究真正的生命。

因此，张莉探讨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关系，她只需拎出五章，就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地揭示了具有本质性的内涵与要素。这部论著中涉及的中外文学关系、卡夫卡的丰富复杂性和中国小说的错综繁复关系，其实是相当丰富复杂的。但是在张莉的关注下，经由她的提炼、归纳，进入了一个思路清晰的宏观视野和理论概括。我很欣赏这样的理论探讨思路。这思路的清晰，不是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是论者自己思考的

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深入透彻，她能够透视本质、抓住关键、提炼要素，她不为芜杂的表象所迷惑，她不需面面俱到最后什么都抓不住，而有的论文却是这样，说了很多，却不知他要说明什么。张莉论著的简练性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心灵的思考。

张莉从2006年毕业，至今又是六年过去了。在我的鼓励下，她到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麾下继续博士后研究。张莉不求功利，只是心淡悠闲地做点学问。在今日高校急功近利的情势下，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人生。

朱栋霖

2012年4月22日

引言 卡夫卡及其影响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公认为“现代文学之父”。“20世纪是卡夫卡的世纪”,这是文学界所能够给予一个作家的最高评价。纵观现代文学史,很难再找到像卡夫卡这样被众多流派“认祖”与“攀亲”的作家。存在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乃至法国“新小说”等诸多文学流派,都曾追认卡夫卡为其先驱。^①此外,就对其他现代派小说作家创作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也少有人能出卡夫卡其右。让·彼埃尔·法耶曾经将西方现代派文学划分为两个谱系,^②“卡夫卡家族”的成员包

① 我国卡夫卡研究专家谢莹莹对此做了一个详尽的述评:“有人奉他为荒诞文学的始祖,有人予他以现实主义作家的桂冠,有人批评他是虚无主义者,有人尊他为圣人先知,有人认为他表达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有人认为他作了社会批判的工作,有人考证出他所描写的多为有根有据的人、事、物、地,有人则认为他叙述的完全是梦幻,并且是噩梦;有人认为他有预言的天才,他所描写的,在后来真实的历史上——重现,有人则认为他的作品完全超出时空,没有历史和社会的定位点;有人指责他只见到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有人则认为他的作品直指人类生存的基态;有人从他作品中探索出许多意义,但也有人提出可解与不可解的置疑。”参见谢莹莹《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

② 1963年9月由福柯主持了一次关于小说的讨论会,主题是“新文学”。J. P. 法耶在会上做了发言,将西方现代小说作家归为两个谱系:第一个谱系的家族成员是: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夫、克洛德·西蒙;第二个谱系是卡夫卡家族,成员有:卡夫卡、萨特、加缪、罗伯-格里耶、鲁塞尔。第一个家族谱系的小说家“讲述的是潮涌般的、变幻不定的、隐蔽的东西;隐蔽的潮流。”卡夫卡家族的成员在小说中讲述的是与海德格尔有关的“此在”、“存在”。[法]米歇尔·福柯:《关于小说的讨论》,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7页。原载《太凯尔》1964年第17期。

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括：卡夫卡、萨特、加缪、罗伯-格里耶、鲁塞尔；毫无疑问，这个文学家族的谱系中还应该包括马尔克斯、昆德拉、卡尔维诺、布鲁诺·舒尔茨、彼得·威斯、冯内古特·库尔特、凯尔泰斯、乔治·奥维尔等。这些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在承继卡夫卡所开辟的文学传统时几乎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他们的敬意。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arquez, 1928—）17岁那年读到《变形记》时惊叹道：“原来能这样写呀。要是能这样写，我倒也有兴趣了。”^①无疑，这一声惊叹为马尔克斯日后“天马行空”的魔幻叙事开辟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尤奈斯库（Eugene Ionesco, 1912—1994）也曾坦言：“我在戏剧中写的就是小说中写过的东西。……过去那些戏剧家从未对我产生过影响。我受的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②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认为卡夫卡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曾专门著书捍卫卡夫卡的文学遗产，断言卡夫卡开辟了后普鲁斯特小说历史的新方向，“是一场巨大的美学革命，一个艺术的奇迹”。^③

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 1922—）在回答什么是“新小说”这一问题时，干脆说：“新小说已经很老了，就是卡夫卡。”的确，在卡夫卡的文学遗产面前，任何“新小说”都不再是“新”的，似乎现代小

① [哥]加西亚·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页。

② 廖星桥：《荒诞与神奇——法国著名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罗伯-格里耶认为，20世纪小说的先驱者是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和贝克特，“后代作家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延续他们的传统”。Alain Robbe-Grillet, *For a New Novel: Essays on Fiction*,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6. 英文版依据法文版翻译，法文版见：Alain Robbe-Grillet, *Pour un nouveau roman*,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3。

③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9页。

说所有可能发展的图景都被卡夫卡预先展示了，任何新的小说流派的繁荣都只是在证实卡夫卡作品强大的分蘖能力。

20 世纪是卡夫卡的世纪，他不仅对其后的各派现代主义小说家产生了重要的启悟与示范意义，而且在各国读者中也享有广泛的声望。20 世纪末，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法国《读书》杂志等都进行了一次关于“谁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的调查，调查结果惊人一致，卡夫卡几乎总是居首位，而这次调查面对的不仅有当代的小说家及文学研究者，还有大学生和其他一般读者。^① 卡夫卡的作品绝非畅销小说，而他的“畅销”则更加显示了他超越时代的经典地位。

卡夫卡对于 20 世纪的重大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Kafkaesque 作为卡夫卡作品与思想内涵的高度概括已经成为一个专有词条载入字典。这个形容词就像卡夫卡的作品一样具有多义性：首先，从词汇学意义上，它指的是“卡夫卡的，与卡夫卡有关的或者与卡夫卡的作品有关的”；其次，还特指类似于卡夫卡作品中所表达的荒诞、超现实、恐怖的气氛；另外，还用以表达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异化，包括个人在威权与官僚等级制度下的渺小感，个人在追求目标失败时的挫败感与荒谬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存在主义哲学盛行之时，Kafkaesque 被用于特指 20 世纪的存在境遇：集中营的惶恐、技术变革的非人性、集权统治的独裁，“总之，这个词语可以指称任何个人被无法解释的控制力和权力所压制的境遇”。^②

Kafkaesque 作为一个形容词负载了复杂的存在体验，还进入了日常生活，这使得卡夫卡具有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意义，也使得卡夫卡及其作品作为一种现象与风格与其他艺术领域相关。Kafkaesque 与那些由《诉讼》、

① 关于这次调查的资料转引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 页。

② Richard T. Gray, *A Franz Kafka Encyclopedia*, Connecticut: The Greenwood Press, 2005, p. 156.

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城堡》、《变形记》改编的各国语言的戏剧、歌剧、电影有着直系血缘关系,^①还可以用来形容达利、契里柯、马格里特的绘画所具有的“卡夫卡式”的超现实意境,不少人在谈及库布里克的电影《奇爱博士》与帕特里克·马克格哈恩的电视连续剧《囚犯》时,也都称其具有“卡夫卡风格”,“卡夫卡的童年”甚至还成为教育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总之,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在人所能存在的任何地方,在用以表达存在境况的任何艺术类型中,都能或多或少地感知到“卡夫卡现象”的存在。Kafkaesque因为负载了人的本质生存体验而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语汇中,卡夫卡也始终屹立在不同时代的视野之中,对不同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对不同哲学倾向的思者,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的散发持久影响力。

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的传播,也接受了所有在20世纪曾经风行过的各种理论思潮的检验。“在我们这个时代,自莎士比亚以来没有一个作家曾经被如此广泛以致过度阐释和分类。萨特声称他是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加缪称其为荒诞主义者(Absurdist),他毕生的好友也是他的作品编者马克斯·勃罗德则成功地让数代研究者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不过是探询上帝却无法企及的宗教寓言。”^②可以说,卡夫卡的创作差不多穷尽了宗教神学、心理分析、社会批判、原型分析、存在主义哲学、实证主义理论、现象学、新批评、叙事学、比较分析、版本学等研究视角的阐释,但是;正如奥地利著名卡夫卡研究专家海因茨·波里策(Heinz Politzer, 1910—1978)在研究卡夫卡40余年之后感言,卡夫卡作品的最基本的性质就在于,“任何想得到结论或揭开谜底的企图必然将归于徒然”。^③与其说波里

① 依瑞斯·布鲁斯曾撰文《卡夫卡与大众文化》指出,卡夫卡的作品激发了众多艺术家不同形式的创造: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甚至音乐。Iris Bruce, “Kafka and Popular Culture,” in Julian Preec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fk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42—247.

② David Zane Mairowitz, *Kafka for Beginners*, Icon Book UK, 1999, p. 5.

③ [奥]海因茨·波里策:《〈弗兰兹·卡夫卡〉一书的导言》,叶廷芳主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9页。

策意图将卡夫卡学说引向绝望的虚无，倒不如说他由衷地表达出研究者所面对的课题的挑战性与丰富性。然而，卡夫卡作品的魅力也正在于这种解读的未知性以及无限的可开拓空间。

对一个时代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的卡夫卡，生前不过是一个沉默自卑的小公务员。他只活了短短 41 年，连生病的时间在内，其创作期也只有 19 年，他的作品只有三百多万字，其中还包括四分之一的情书，但他身后仅研究论文就以万计数。他的作品在生前发表很少，也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但离世后他的著作被从灰烬中挽救出来，编成十卷本在世界各地一版再版。他从文学外走来，毕生以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却成了文学史上“大师的大师”。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却被认为最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他生前从未与任何文学流派有过过从，但身后却被各种文学流派追宗认祖。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精神自由被最大程度限制的时代，哈布斯堡王朝高度专制统治下的布拉格没有春天；他出生在一个父权至上的家庭，父亲的形象就是一个高高举起不知什么时候会落下的鞭子；他的专业（这也是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是一个通过严格的逻辑研究限制过度自由的专业——法学；他的职业是照章办事的保险事务员；他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日常生活简单得可以用时钟精确安排；然而，他却做着最自由的梦，他在写作中享有最大的自由，也在这种写作中赋予了文学最大的自由。无论从哪个角度走近卡夫卡，我们几乎都能发现这种“悖谬”。也许，“悖谬”不仅可以是加缪、波里策、叶廷芳先生等学者卡夫卡研究的出发点，也可以成为对卡夫卡进行要略式简介的一条线索。

卡夫卡本人就是一个悖谬性的存在。有关卡夫卡的国籍也曾有过不同版本，说他是德国人、捷克人、奥地利人的都有。比较确切的是，“他生活在捷克布拉格说德语的犹太人圈子里”。卡夫卡于 1883 年出生在布拉格，那时的布拉格仍在波希米亚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各国人民、各种

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金色的布拉格

“当我想用一个词来表达神秘时，我只想到了布拉格。”——尼采

图片来源：于雷

语言、各种政治和社会方向在这里交汇共存。像卡夫卡这样出生在捷克而母语是德语，本身又既非德国人又非捷克人，形成自己明确的社会身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① 即使在犹太民族内部，像他这样被同化的讲德语的人也是“异乡人”。龚特尔·安德尔对此曾经有过一个形象的表述：“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最初确是如此），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② 卡夫卡一生都认为自己是个身份不明的人，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又如

^① David Zane Mairowitz, *Kafka for Beginners*, Icon Book UK, 1999, p. 7.

^② [德] 龚特尔·安德尔：《卡夫卡：20世纪清醒的醉者》，《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

何能够由自己决定呢？卡夫卡就将这种人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写进了他的《城堡》。

性格决定的不仅是人的命运，还有他的作品的命运。卡夫卡就是属于那种作品受到性格直接左右的写作者。可是，试图了解卡夫卡的性格丝毫不比解释他的作品容易。正如瓦根巴赫所言，“大家都喜爱他，尊敬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他。他面带沉静礼貌的微笑敞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但却对这个世界仅仅锁住了自己的心扉”。^①从家族遗传史来看，卡夫卡的性格来自两种截然不同家族性情的遗传，来自母系的“洛维气质”（Löwy Qualities），沉思冥想、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隐蔽内向的抑郁性格，另一种则是来自父系表现为生命力、进取心、坚韧性的“卡夫卡气质”（Kafka Qualities）。^②卡夫卡认为他的性格的主导因素是“洛维气质”，但就卡夫卡对他父亲的态度来看，他也试图用更加强硬明朗的“卡夫卡气质”疏导抑郁型的“洛维气质”。这种性格自身的矛盾性在某种程度上对卡夫卡分裂的人格特征负有责任。卡夫卡这种分裂的人格又直接影响着他的“悖谬”性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比如，婚姻在平常人那里是一件平常的人生事，而对卡夫卡来说，这形同一次审判。一方面，他强烈地希望通过婚姻赢得真正的生存自由，摆脱父亲的阴影；另一方面，他又对婚姻的现实生活没有信心，担心无法承担家庭的经济支出，但

① Klaus Wagenbach, *Kafka*, trans. by Ewald Osers, London: Haus Publishing Ltd., 2003, p. 27.

② Ibid., pp. 7—11. 卡夫卡在《致父亲》一书中曾经指出自己的性格是遗传自母系“洛维气质”和父系“卡夫卡气质”的矛盾体。参见 Franz Kafka, *Brief an den Vater* (1919), 英译本见 Franz Kafka, *Letters to His Fath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6, p. 7. 卡夫卡认为父亲赫尔曼具有典型的卡夫卡气质：“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参见弗兰兹·卡夫卡《致父亲》，张荣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卡夫卡遗作继承人马克斯·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也曾谈到卡夫卡性格形成的双重因素。参见 Max Brod, *Franz Kafka: A Biography*, trans. by G. Humphreys Roberts and Richard Winston, New York: Da Capo, 1995, p. 7, 19. 中译本参见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传》，汤永宽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0页。

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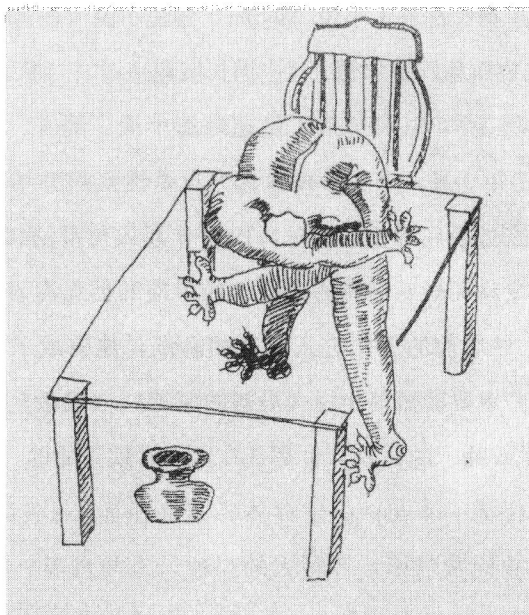
更为担心的是，婚姻会直接妨碍他的写作。^①

卡夫卡将一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都视为障碍，正常的家庭生活与工作都可能成为写作的敌人。写作被卡夫卡看做唯一能够感知存在的方式，他不止一次说过：“没有文学，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成为什么。”视写作为生命是卡夫卡全部的创作力量所在，也是他一生痛苦的根源。^②他放弃了常人的幸福与婚姻，甚至放弃了睡眠与健康，换来的却是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更加深不可测的黑暗。写作越深入，对人性挖掘得越深，这种痛苦就越强烈，而卡夫卡毕生都无法逃脱这两个世界的撕裂。当谎言成为秩序，人还有什么可能发现真实？这不仅是卡夫卡的痛苦，也越来越成为现代派小说的重要命题。于是，对真实的发现只能从内心出发，梦幻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变形的、破碎的、荒诞的、看似多么不可相信的，其实都是一种比现实更真实的真实。

卡夫卡毕生的写作都是这种从内心向外部世界的突进，他无法容忍任何外在因素干扰他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正如卡夫卡的好友奥斯卡·鲍姆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他直接进入每一个心灵、每一事件以及每一种

① 1912年11月24日写给菲莉斯·鲍尔（Felice Bauer）的信中，卡夫卡曾经引述了清朝中叶著名诗人袁枚的《夜阑》：“寒夜俯读忘寐时，红被香消炉火熄。佳人怒起夺去灯，嗔问此时为何时？”卡夫卡当时阅读的是汉斯·海耳曼（Hans Heilmann）1905年编译的德译本《公元前12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Chinesische Lyrik*）。卡夫卡非常喜欢阅读这本诗集，“有时胜过爱其他所有的书”，其中让他感到最为值得回味的就是袁枚的《夜阑》。诗中所描述的诗人挑灯夜读的生活方式让卡夫卡感同身受，婚姻对卡夫卡而言就是写作的障碍。1912年12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1913年1月15日、1913年1月19日、1913年1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写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再次表达了对写作的献身精神的向往以及对“佳人怒起夺灯”的顾虑。在1913年9月2日写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曾经提及与其创作血脉最为亲近的四位作家：帕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和福楼拜，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了婚，借此卡夫卡意图向菲莉斯解释，为了写作他将不得不放弃人生最大幸福，这两者的矛盾让他感到既恐惧又无法挣脱。在1913年7月21日的日记中，卡夫卡更是详细列举了赞成和反对婚姻的七个理由。参见 Franz Kafka and Felice, eds. by Erich Heller and Jürgen Born, *Letters to Felic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 p. 86, 155, 156, 320. Franz Kafka, ed. by Max Brod, *The Diaries*, 1910—1923,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 p. 291. 中译本参见林骧华编《卡夫卡文集》第3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50、168、172页。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② Kafka, F. *Letters to Friends, Family, and Editors*, trans. by Richard and Calra Winston, New York: Schocken, 1977, p. 369. 卡夫卡在写于1922年7月5日写给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谈及写作对于其存在的重要意义。



他在一个人的书桌上写了一个世界

图片来源：许德民

情况的结构中心……他用一种无与伦比的眼光审视，解除神秘，揭开他自己以及别人内心生活的外壳”。^① 卡夫卡的创作时间有限，而且健康问题也是写作的极大障碍，同时卡夫卡的作品常常与他的哲学思考有着直接关系，这使得卡夫卡的创作很难严格分期，但基本上可以看到有三个创作高潮。第一次创作高潮在 1912 年前后，这一时期卡夫卡完成了他个人最满意的短篇小说《判决》，现代小说史的短篇佳作《变形记》，还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又译《美国》）。在经历了创作上无所作为的 1913 年后，卡夫卡于 1914 年到 1917 年进入了第二个创作高潮期，这期间他还经历了两次订婚与

^① 奥斯卡·鲍姆（Oskar Baum, 1883—1941），出色的文学家和音乐家，1922 年，经马克斯·勃罗德介绍奥斯卡·鲍姆与卡夫卡结识后，两人开始了密切的文学书简通信。奥斯卡·鲍姆与卡夫卡保持了长达 15 年的友情，成为卡夫卡为数不多的密友之一。文中这段话转引自曾艳兵《卡夫卡和三个朋友》，新华网读书频道 2003 年 9 月 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9/26/content_1099692.htm。

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解除婚约，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诉讼》，短篇小说《在流放地》（又译《在流刑营》）、《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中国长城建造时》、《猎人格拉胡斯》，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以及包括大量超短篇小说、箴言、随笔在内的“八开本笔记”。1917年9月，卡夫卡被确诊为自杀性疾病肺结核，1919年与尤丽叶订婚遭到父亲近乎屈辱性的反对，1920年卷入与密伦娜毫无结果的痛苦恋情，这些生活变动无疑对敏感的卡夫卡在后期的创作有着很大影响。卡夫卡在1921年至去世之前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高潮，他完成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城堡》，他的一些重要的短篇小说《最初的痛苦》、《饥饿艺术家》、《地洞》、《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卡夫卡的作品无一不与他的生存体验直接相连。《失踪者》、《乡村医生》、《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等写人的孤独，人与世界、社会甚至与自我之间的分裂。《诉讼》、《在流放地》、《猎人格拉胡斯》在强烈的自审中追究人性的堕落，后期以《地洞》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则表现了人对未明前景的恐惧以及无处生存的精神孤独。卡夫卡之所以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发端，被认为是20世纪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也正在于他对人的存在境遇的发现与独特展示。

卡夫卡曾经为他所敬重的作家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的作品《轶事》写过一篇序言：“那些伟大的作品，即使随意将它们加以肢解分割，仅靠它们那不可肢解的内核也能不断恢复生命，故它们也许特别能使我们那浑浊的眼睛发亮。”^①卡夫卡像克莱斯特一样也写下了

①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伟大的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克莱斯特文风简朴有力，备受卡夫卡推崇，尤其是小说《米歇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卡夫卡视其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四大精神血亲（true blood relations）之一。卡夫卡曾经为克莱斯特的《轶事》写了一篇序言，文中引述的这段文字即出自此序言。参见 Franz Kafka, “On the Anecdotes of Kleist,” in Philip B. Miller ed., *Heinrich von Kleist: An Abyss Deep Enough: Letters of Heinrich von Kleist, with a Selection of Essays and Anecdotes*, New York: Dutton, 1982, p. 257. 中文转引自迈耶《弗兰兹·卡夫卡的小说》，叶廷芳主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3页。